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四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永榮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林近夫

自與公燕中别不得更聞問爲恨方與客醉海棠花下而使者至矣啓緘讀之宛然若面莫州見寄之什宏麗

悲壯一倡三歎他作多稱是文氣竒峻咄咄逼人吾七子之後故不乏也公亦知文士運否猶在陽九蒙氣未滌伯玉請急遂成高卧明卿惛口頗爾削籍家弟與李本寧俱蚧金馬三尺地僅一子與碩果耳僕本無勇進意謬爲時私叨忝至此今獲賦遂初寧非至願二十年斥買法書名畫金石古文典籍至數千卷山園泉石臺榭花竹幾奪天造雖先世薄積爲之一埽而區區殘日不墮苦海三兒大小俱能讀父書幸於司馬文園白香

山多矣安能更逐人眉睫風塵自没耶使者言公所領郭門之外舊與賊共今賊與民俱盡矣僑治一空城得無碍嘯歌乎為作數行淩司馬屬之可即至也

于邑先

僕老矣甚畏時名而邇來為敢名客所困幾欲鑿坏塞兊忽得足下書目若滌而醒者已又得足下詩吟賞不置口既讀書詞所謂生十有六年語知足下猶未及冠也何齒之少而才之老如此記僕年十五時目不知詩

偶爲塾師所強賦寶刀僅就二句塾師異之益又三年
而始曉開古詩書帙其視足下今日何啻霄壤雖然亦
竊有一得以獻夫千里之駒不能無逸蹶也不逸蹶不
足以徵千里然使負千里而意不免逸蹶終千里累也
是在足下勉之而已何日可一面且與兒輩商搉經生
業既在世法中不能舍此自見勿謂老人多譫語俗語
也詩一篇不足以爾來美卿見鄙賞而已餘不具

又

辱箋教爛然盈紙二詩慷慨可誦知趣寄之深且篤也足下既以國士見與僕安敢以凡格報嚮僕所以亟稱足下不容口謂足下年少而才高所師法古異日不至作𠻗名客要爲有可以垂後者然謂足下璞也非敢遽謂足下玉也玉不琢不成器夫豈唯琢而已其磨礱潤澤葢不可歲月計也今驟讀足下詩其聲若鏗鏘而調若高朗者苟銖銖而計之未易屈指訾也詩有起有結有喚有應有過有接有虛有實有輕有重偶對欲稱壓

韻欲穩使事欲切使字欲當此數端者一之未至未可以言詩也足下文差健而有古意然篇法則未講也句法竒然句病乘之字法竒然字病乘之而俱不自覺也僕以爲足下且勿輕操觚其詩須取李杜髙岑王孟之典顯者熟之有得而稍進於建安潘陸陶謝文取韓柳兩家平正者熟之有得而稍進於班馬先秦其氣常使暢才常使饒意先而法即繼之驍然昆吾之切而後加以磨礱潤澤未有不瑚簋者也僕與于鱗撰著可備足

下游藝資耳不可狥而步趨也方苦文責塡委又以城居不能絶杯勺傕籠之役來卷須俟旬後細批抹荅詩書扇併上外一扇附徐長孺可致之

陸山人

令叔來拜手教其辭甚宏典而冲然若有藉於不佞者知滄海之不擇流也及讀所草胡陳二先生傳與伯玉司馬書而知公志向之定學術之正且紘也今天下爭靡於簡易之門高者入於禪廣者流於墨而不自知其

於切問近思實踐之學遠矣邇來識者頗亦憂之大有所抨擊然不免負競勝之心既不能窺見其底裏無以破其鋭而堅吾城不過南狀一白簡耳執事之論探本務實之論也賢於歐陽永叔矣僕數奇自放不能為人間完人而又多少年偏嗜墮綺語障令過五十始知悔然無及矣執事豈誤聞之而謂其少有知耶太常公死節事灼然人口曽於楚中得一書曰磯園雜録華容孫世其筆也所紀與公家辨畧大同執事如有意乎僕雖

不文能爲之傳或叙以章顯之後世似有好僕言者故可久也令叔去迫卒卒不竟所欲言仰祈炤亮

彭欽之

嚮者足下見過時僕方病頭瞀不能覼荅非敢學高坐道人胡語也私心念且得罪於長者即爲書二跋一歌於卷恐不足懺悔而足下盛爲書飾奬之二詩見貽鏗然之音斐然之藻有餘榮矣蒲輪定非此生物不敢當足下指逃禪故有所托近却蒙師眞指示玄元一竅欲

拂拭方寸地以凝承之而未能但有十二時中思已過而已呵佛罵祖行遲斷乎不能而足下乃以是推之長孺又從而質之縱貧里人有檀施心其如無寸縷升粟何詩當和緣綺語亦是過中一端第將來終不能已也方苦報書不一

黄玄甫

不腆之文以不能奉揚常侍君懿行之十一爲懼何自乃勞千里命使緊文之絲與古刻名杯騈貺也周禮擬

筍之商山之橘吾將老是鄉哉常侍君以衣衣我以觴觴我惠更渥矣王方伯先生亟稱兄時義之勝以爲當與古文辭並驅讀之信然哉里有荊石宗伯具五色眼聊以相質今附去所批斥足爲良玉之攻僕桑榆之日以文事故不落寞第不堪徵迫欲於水中建一避債臺想足下讀至此爲一鼓掌也今年家弟作計吏北行當聚首京邸二三君子寄聲勉旃外拙詩書扇頭將意幷有所報於常侍君幸致之不悉

又

晉陽賈人來得足下書及縣絲毛劚銀鑰種種之餉皆非深山道士所宜蓄特以千里故情深於僑扎不克辭耳承令先公大變畨已就窆無由絮酒炙鷄以效區區行狀捧誦并它文一徧覽訖每歎于鱗游岱僕以畏深沉思不能代執牛耳有足下無憂盟盤矣僕近來行逕殆如優兒弄蛙作經師王孫學禪坐於聲響形跡小類其中故無有也足下云來歲公車一應詔後擬與明輔

兄渡江見訪恐足下其時擁傳驅駕麃豕之蹤何自受
覓明輔清亘簡貴如逆少水陸四千里能無疲於津梁
哉助甫神駿康衢萬里而小跪足於晉殆是二公宿緣
得相煦沫令人歎羨近刻得數種經有完者先以奉覽
并寄明輔助甫龍華蓝珠隨分可結緣也嘗侍公健飯
嚮所偕陳中消聞且九十矣而尚無恙虎祁之宮三易
坐者何修短懸殊也家弟感足下無異足下感托致謝
不腆鄰帛為我布之隧前由拳集者屠長卿著也彼駿

驟欲渡黄池足下畏之否

陸啟孫

往時故人陸苃才爲足下乞安履山房詩念足下與顧山甫耳中五弦也遂慨然應之第辭煩局不獲暢以爲恨兩月前方卧瘍辭客而小豎晩以一刺見示則有足下名姓且附雙帕及伯氏貞山先生集而倉卒不成報足下雅度不作趙壹狺狺而僕偃蹇威明遠矣今走一介候足下及山甫倘惠然臨之即三徑草没一丈不惜

躬除刈也不腆之敬未足擬縞惟幸裁之

張太學

伏承箋教累紙具見足下慕道之篤且生平留意於內外大丹家言所得不淺淺也敬羡敬羡第欲以此轉達曇陽師則所未敢貞不肖辱師眞度引然尚未獲預聞存持大要間閱經典小有疑難叩證未蒙一荅第畧引之使之自思自悟而已今足下出平日耳目之緒所謂傍門二乘以求決於清虛自然之靈眞竊恐不能得其

一噓噏也九轉之説葢自古記之內可以出凡度世外可以拯貧起死然中古而後天地之氣薄而砂汞藥物之類俱駁烈而不中煉其人往往不能保固元神勤脩功行而僅以一貪生好利之心為之是故以秦皇漢武之彊力舉天下實於三尺之鼎而黄金卒不可成大藥卒不可就今其授者不為盜則殺人而受者不毁家則捐命足下不覩韓退之集及洪景盧所記乎採取之説亦是漢武時始盛其所謂彭祖經云素論者皆後人附

會以迎合人主之淫心而已參同悟眞雖稍露其指而至於薛紫賢輩始精微而復張大之夫大道之要不過曰順之則爲男爲女逆之則爲仙爲佛而已若紫賢輩所謂精微者則自泥九而下直抵於女子之弦而後爲順取女子之弦氣逆溯而上以入於泥丸而育於丹田而後爲逆所謂張大者得之僅頃刻其大若黍珠而十月結胎九年靜養之後可以朝眞謁帝役使萬靈後天地而不老夫敲竹引龜不能則必煉已以待敵未見敵

而先入彼家矣一採而不遇則它採再採而不遇則又它採未獲勝而又流入彼家矣是二端者毋論其不易成即成而清虛靈眞之府可使財色之徒錯列於其內哉足下所引四大一身皆屬陰不知何物是陽精與涕唾精津氣血液七般靈物總是陰之一言也此非鍾呂之言乃薛紫賢輩倡彼家者之言也謂男子自有漏而後即無先天然則王重陽馬丹陽諸眞是皆近五十有妻子者何以不言採取也夫黄庭靈寶道君之第一經

也道德太上老君之第一經也其言曰眞人在巳莫問鄰何處遠索求姻緣又曰致虛極守靜篤專氣致柔如嬰兒而已執事不於二聖經之求而徒致惑於參同悟眞之微言致信於假托鍾呂之勦說何也夫薛紫賢者二氏之罪人也故白眞人醉言曰我是雷霆辛判官弟子干紫賢何事其又再傳而李瑩蟾諸君則盡取而弁髦之矣足下但決之此心見之此身其於二宗之說不必問也足下三十年堅固仙也僕初地發心人也今驟而以狂語報竊以爲足

下非笑則詈僕姑據所見而已幸一識而存之

黄山人

僕不識足下而足下損書及三詩一畫且書法翩翩自肆有京兆太原風誠四絶也讀詩語知在于君舫中僕雖匆匆間寧惜一茗盌隙于君何自秘之僕老矣不自惜受役筆墨餘三十年而今且自悔欲盡付祖龍手足下乃謬見推一不敢當也百事倦而無復致味始皈道門根器損敝恒惴惴焉以不任是懼足下又謬見推二

不敢當也念旦夕且入關而足下意不可虛卿付數行

爲報其於求美百不讐一如何如何寓宇甚廣而湖海

之日長勉旃自愛

顧少玄

前月幼茲所致長歌讀之令人兩腋習習風生有天際

想第其時苦行役不及報言又損餉百合根以饞口故

即啜之亦不及作煎合黄精並進以此兩事俱負公如

何如何避寒處一蝸廬如蟄然尚未得靜中趣獻歲須

悉焚筆硯杯勺令無毫髮係累或有可以語公者第恐轉敗公興耳幼玆索信草草不悉

李仲吉

始見足下所搆時義奇之以示荆石學士則又大奇之不以第二理相期尋拜足下見示手教縱横翕闢雲車風馬令人有揮斥八極想昔賀監見李供奉呼爲謫仙人足下故謫仙人也其欲交僕則足下已在桒否不難朝夕其欲師僕則僕無可師者且僕生平不敢當師名

於互鄉之童子而况足下哉亦有以僕始末告足下者
乎僕不幸而弱冠成進士名又不幸而好飲好詠嘯好
一切鉛槧之末技又不幸而不能自愛往往輕露其醜
以故狂名滿天下客所不得志於人則借名僕其稍得
志於僕則遂狎僕狎而不能大得志則又猜猜及僕僕
又跅弛亡長者譽而負輕薄文士名銜負心之痛而牽
富貴當止足之地而乏勇決垂朽之骨作人齒頰間物
中間愧心畏心厭心悔心數起數滅庚辰歲首藉靈眞

警誘火知創悟決策屏家累絶世情束身入觀煞僅得作一焚誦道人而已内省根器則爲七情所蝕追惟疇曩則爲百諐所障陽月以來日寢一日亡尺寸之益十二時内思過不暇豈敢恣口般若妄草大還以簧鼓後進下阿鼻種哉足下審必欲見友者則有先師之訓誡而入默而守以此交相勗而已荆石公意則似欲足下於佔俾間小就繩墨以修應世之業世願酧而後求度世出世無難也僕意亦不異辱示偈殊得葱嶺法歩屧

見過相爲印證第恐維摩黙然耳

表大

辱箋教累幀具諗嚮道之篤先師挺自末法黙抉眞關餘芬流羨光景靈赫雖一闡提識良多若亡以至大笑而中間信心亦自不乏第淺根之士往往希求福報利益譬之緣木求魚了無可異明識之士不免墮二種見其一摛華志怪以奇釣名其一利小欲速羊乘是希不知先師八戒之外本無別傳能刻無明種子淨身心口

業鬼神將通印證非遠其心經金剛圓覺黄庭道德諸經可時讀之參同悟眞寧不便解毋作外境解也尊公㾜下當是積濕幸自將息三十餘年老兄弟一衣帶水幾遂胡越悵然悵然餘不具

吴汝震

庚辰歳首僕以倦一切稱病弇園至孟冬朔復棄弇園携瓢笠及佛道書數卷入白蓮精舍覺遠公結廬之爲煩第不能學渠削髮耳足下書來疑僕假補劓而有所

著述誤也僕方懺綺語障之不暇而何敢復問筆硯又謂僕尚可一出又誤也巨源絶交在咫尺外久矣陸法和云出家之人尚不貪大梵帝釋位而况區區一鴟殘鼠唯是讀足下新集擊節久之忽令人有老驥千里思尋亦興盡而止前勞足下遠致張氏牡丹本種之一年盡成單葉然此地妖麗百種皆沉香亭錦步障中物既繁且賤正不須遠致汴洛也第僕亦已付之不見不聞矣見委五扇破倒塞白并薄有所侑不一不一

何仁仲

僕承乏鄖中時有鄉人陳道易者來盛談足下賢而好文能時時舉僕詩語而前歲歸里中則殷無美出足下書及諸篇偕來是時心益蠱好之欲通一啓爲謝而川途阻修忽忽無鱗羽之便蓋至於今若調饑矣盛夏散髮謝客高卧雖古人亦倦夢之忽得教札及它作種種不覺霍然而起凉颸颯瑟起須麋間恍若崔延伯聽田僧超壯士歌狀既以自快且自笑也足下詩聲調氣色

高朗華秀徵有一二可商者少磨礱力耳不爲瑕也見命任尊公表墓憶僕在朝時嘗以通家子弟一接顏色後苦浮沈相左不獲申請益之願第耳其風猷材氣足以籠葢一世脫節退處講學證道威鳳儀鴻誠人中傑也三品鄉佐例當得樹碑神道惜僕非其任耳别示仲芳諸札有生死之托而集不載將無王司馬削之甘露園四絶句如教書四紙附上審爾不免疥公壁也拙集及新刻附覽中秋後得脫稿使者可以來矣佳幣拜惠

不一

申五常

嚮者衰病暑冗併於一時以故於足下不能多所周旋然至孝思之純篤詞藻之嫺雅則心儀之矣乞骸杜門始獲檢顧衙守學憲前狀讀之尊君信所謂孝友篤誠君子也僕固願効執鞭者矣獨私謚一端不爲道論而我朝尤所不宜如吳陳二聘君之道德李獻吉何景明徐昌穀薛君采之文章文徵仲之行藝而不之及何可

輕施之尊君也故敢妄論而削之若於它不敢不極揄揚矣審不以爲然者或不用僕文或於狀兩行之勿更勞使者僕僕也不一

陳仲醇

孟孺來得手教及佳箋竹如意之貺念僕非永識二張何以辱此異貺作小詩揮灑及夜卧搔背痒時輙思覩足下煙霞眉宇耳審尊人萬福次君得入試爲慰足下天才溢發秀語匠心故與蒲團不相妨身隱焉文此猶

未是實際語慎毋使泉石落寞也僕違心而出去東山一步地便成千里悔何可言孟孺歸附此不悉

答晉生

昨足下與子念輩偕叩門私竊異之既得見惠書及試卷時義怳若隋珠之錯投動心眩目眞天下偉麗盛觀也退而始獲讀所謂嘉禾頌者則彬彬東京建安風矣鄰壤相距一舍許歸四載而不知有足下僕之罪也足下之執禮甚恭意甚篤若不以僕聾瞽而借視聽者第

來書所引喻非當不敢不一言之僕鄙人也少從師業佔畢得進士舉已而厭之然不能求太上所謂汨没於雕虫之技者踰三十年而無所成中遭家難强顏為人又不能隱約食苦以修匹夫之節誤被時私出入臺寺又不能規腰腹飾邊幅以謝物情銷骨之餘僅爾屬立惟憐才一念或可少附於孔文舉任彦升之後而執事以握髮吐哺之一端遂進而擬之周公毋論僕不敢當足下之文美美則必傳傳則當為有識者所窺也屠長

鄉吾畏友此君具眼者必能拔足下於驪黄外然亦不敢不尊達之後却當爲筌蹄耳古文若頌者及新詩乞頒示一二良驥攝景而馳其價乃辨於蟻封之内時義少加精檢何如餘不具

答曹子真

辱者不腆之文不足以爲賢者重葢至於今有餘恧焉而使者至將手教啓而讀之則亹亹數百言推謝飾奬靡所不顧即僕恧乃重之矣叩使者謂執事尚健飯日

讀書弄筆墨不衰令人嘖嘖僕自逾知非之歲數凡四屈指而始知悔覺一切憂怒從喜樂生毀從譽生失意從得意生所讀書一字不得用所撰述文業一字無可傳欲棄之蓋歔歲而後能次令已作頭陀全眞行逕矣是故於執事書而重有愳也然至得執事詩而輒和之其以爲尚有可傳也耶其不可傳耶其世法耶其非世法耶執事姑一覽而用覆瓿可也嘉則流寓於松陵大槩依青浦君方沾沾藝文未敢以此告雅貺種種煙霞

色味謹拜嘉并有不腆將臆鑒存爲荷

郁人文

足下抱三代敦彛以梁清數頃攸自環作武陵觀世人莫可踪跡之而乃儼然造我顧不能手烹伏雌燒筍蕨以供而第使兒子侍酒又令蹩躠雨中還盎至於今恧焉足下何用爲謝恨五載前不見足下然見之當令足下如楊朱受猶龍公擿也秦右伯郭叅知傳覺已行世縱未能人人悉足下當亦有心賞者僞令史成欲藏之

名山瘞公每志石一埋之麓一埋之巔乃至摩訶迦葉奉佛伽利入鷄足其事不同要之所期於後世一人也天假足下資又證足下貧而佚以日勉旃毋忘鉛槧與二三君子期而已僕實未有所證而於一切世緣欲盡尚恨刺促遠不及向子平邇不及袁夏甫悵然悵然

與周生

從尊君得足下棄家信已又聞自六和歸杜門看内典六時清淨誓絶世緣足下是再來人未柰欲阿羅漢僕

雖不至於情中作生活然大段脫此科臼不得出出沒沒何得具鬚眉稱男子以故語足下輒面赤汗浹自恨其膏壤也印上人出足下所與書以妙宗鈔請質渠亦能解釋第恐是獅子坐旁聽來非蹊蒲輪上證徹於足下少所饒益足下如擬把茅蓋頭作知見宗錢塘沈蓮池是千五百人善知識須往一見之羯磨兩夏三冬亦可如不欲鑽故紙馬大師所云即心即佛是單刀直入法又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亦此意也僕非

曉了者只是借花獻佛耳

答章子敬

得足下書見念拳拳至讀三詩則灑然如覿矣二律爽朗不凡然尚小有查滓古選既極究繹更自適勁第飾奬過涯非僕所敢當耳僕之畏名如城南老母畏佛無地可避前以野父爭席爲佳至於足下門生之刺尤令人愧死生平幸以不登高坐不受人禮拜僅能汲汲徵引如常不輕比丘謂可懺悔宿業今一旦居此名而無

其實寧不憂入黑門如曇摩讖乎更煩轉語咸甫兄即如蕪門秦張之屬亦只小存前後進意耳十月初二傳脫稿并成和章但不能稱塞來羙食味之貺知兄不易破例拜嘉山園記粗扇侑緘乞照入

答靖江陳生

久不聞問時時在懐僕自昨歲因同事者疾戚頻仍意緒爲之恍惚豚兒偶忝先鳴親友若見聊蕭稍出應之不無酒食之累遂成羸瘵委身藥餌差得小挺勁耳足

下所見示及釋先師與印上人書語皆精切然金丹正理數卷内也有之僕意亦爾同爲下手處無的證耳年來苦筆硯之役而未能卻此實傷生一大竒驗歲邸當盡去之且收歛身心以俟師期此外無足言者末俗薄惡凡知者必忌不忌則不知足下輕出至寶以求俗知僕以爲知者無幾忌者至矣石藴玉而山輝藉令有陵陽君識而薦之楚廷楚廷之利非山之利也足下自擬捭標僕謂不若藏諸櫝也荆石公孤介一字不爲人輕

作邑令䏚䏚聞且至當爲足下言之雖然佛勸忍辱道言和光足下但守此四字以保桑榆之日勝於借客也病懶口授作報不一不一

又

得足下書於法門可謂辨才無碍矣覺得紫陽眞人無端簸弄使上陽輩嚶嚶不休足下且從身中煉出眞足下僕當拜下風焉今日勉爲世縁所廹方在冗沓而病弟進退憂心如擣無縁酬酢至於調相之説足下誤矣

僕老且死豈能作平津客草次奉復容𠼝布

宗子培

前者有李太師人役附數行通候然不敢輕凟老伯先生迨人歸得足下書則知老伯善飲噉健步履旦暮不釋卷神明之用不衰已使者來復得足下書則老伯業九十矣而益彊憶先府君歌鹿鳴時同年之長者山陰駱先生與老伯今駱先生九十三矣二先生相望於楊子之北錢唐之南若恒衡之對峙而先府君之在泉臺

跨二十六周矣不佞之從賢伯氏結社論文彼此朱顏馳騁千古欻忽而成二天其亦二十七周矣葢欣然而爲老伯羨則又泫然而爲賢伯氏及先府君悲臺萊之頌甫亂而風木之思與山陽之感繼之故自不能已也嚮時每念足下僅一子無爲賢伯氏後者今聞少君乃有四男子當不憂若敖餒又聞獻歲後北上謁吏部選老伯彊無恙且有少君侍可以寛内顧旬後成一歌詩賀老伯并作張肖甫少保書倘可爲足下道地也僕已

斷文墨歌詩亦大是破例今奉經像移徙鄉落一瓢一衲作退院僧不從兒輩乞衣食也足下所望奢不能應勿訝訝今先馮大叅小牘欲其達撫臺爲張旦添一佳事耳餘不具

又

得書知巳公除當此儉歲而虞桂玉未遑作選人拜令先君九十翁所著續經解肅然歛服即稷下諸賢不是過也且聞有公舉鄉賢之議父爲儒林之哲子擅文苑

之芳並列俎豆齊聖先食豈不休哉閩中遺稿怳如見三十年地下故人顔色且愴且快可使續刻十之八九而以臨終絶句殿焉同儕七子猶有銅梁貴盛絶倫若用顔光禄例稱五君僕與明卿碩果耳而僕晚節不固轉爲小草恐在所削足下何自浮羡之衰遲過時病鴿在念旦夕且歸耳冗次久稽從者又不能詳唯足下亮之

答僧明得

知足下踞獅子坐爲一衆說大乗功德無量如僕老措大耳流浪苦海無復息期頼先師拯拔俾得假一線緣求出生死路今十二時中思過之不暇何敢妄樹門戶別黒白緣鄉人有隆上人者自叅方歸云揩揵推以來紙上葫蘆出口入耳了無所得先師憫其志行爲易名號令其盡息衆緣掃出翳障若四祖之示懶融耳此僧全是退院行逕六時梵誦經行坐禪之外不作有爲獨以不能爲方袍故人關說資供動此曹岐舌流聞足下

過聽著論掊之因而頗謗及先師始宗伯公有間意殊不能平僕勸之以三界内外何所不有並育並行何所悖害且我曹奉釋提戒修阿蘭那行而已此嘵嘵何足動我徑寸也宗伯時亦首肯尋從果沙彌所得足下書累紙初若辨其無謗者三復徵意則足下之謗不必有而足下之疑未盡釋也僕不得不一言以報足下不過守楞嚴十仙語耳足十仙者當佛未生時不獲聞大乘而所謂堅固不休息者多黄白男女之流正先師之所

戒而其他亦傍門外道耳佛教既行而仙家者流如紫陽重陽二宗匠何嘗不從心性内下手何嘗不證禪那也六欲天位故汎言常格耳五濁惡世亦且凡聖同居彼中豈無菩薩權位又豈無精進超格天人足下日講華嚴經佛不稱仙乎十地菩薩不稱仙乎今奈何以其名而遽忽之也坐脫立亡即不亡祖師禪未夢見在古德常有是言足下舉之是也第終日捉佛子呵佛罵祖老比丘於去時一表坐脫立忘者幾何去而復來者幾

何足下未證此地不可妄攀擬也足下又云貽戒弟子有奏聞天曹行顯僇語夫天曹諸眞自有不染欲者要非如來時所云下道又焉知不爲菩薩權位耶先師欲攝中下根退心人不得不作險語即如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又鬼子母護法令人頭破七分如來故容之著於經籍令出先師口足下以爲何似僕誠不忍於足下却有一言效芹曝之獻我如來說法祇樹竹園止令弟子乞食不置常住產一者欲去闕二者欲不作匏

繫耳不謂足下留意衣鉢令三尺稻穗縛此浮雲身受辱田父夫大目揵連獅子尊者方可言定業苟有以致之則不爾也足下且宜閉關於身心細點檢一過勿輕談般若勿著論曇譚最法門將也尚不免入黒漆門可畏也已陸司空先生大善智識然臘月二十四近矣亦望足下相勗之彼裴休相公精入圓覺三昧特以不能斷六根塵僅作小國王耳不解復圓頂相也什公云但采蓮花勿問淤泥僕淤泥中語足下即不見采其母恚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答張肖甫司馬

今晨得手教一紙係仲冬發者緱所附報扎及不腆物計久徹記室矣弟鄉居已半歲日飽藜藿坐蒲團儼然

一有髮頭陀且辱諭云云家弟不能不就餌恐世味日深去道益逺元馭雖再疏辭必無得請理孟夏當首路猶欲上第三疏弟力止之渠當未巳也弟處僅一僧無心有亦巳赴講堂恒顧影自笑他日隻履西歸故自無碍兄病在手是偶感寒或肝腎間小違耳天子方倚以腹心何至動拂衣輿計兹時巳勿藥即錦衣晝游而粉黛宵擁亦未是長生訣也弟邇來小健政得獨眠力耳

又

上谷使去有報書不腆之幣計其人當久達矣僕自九月間捐家兒子輩翻從渠乞一衣一食以度日耳雖於名病欲根小能刬刈而中年氣衰散亂昏沈二魔時時作耗爲奉先師遺蛻且元馭有晨昏累不能削跡遠徙深山以此悵悵讀足下岳麓道院記恍若耆闍崛山語足下豈阿難陀後身耶僕雖已謝筆硯於佛道勝緣亦擬隨分讚歎但足下已道盡何緣復作卮語唐突也前見與推秋官部計大察後必穹轉而除書尚寂寂當繇

盡以北門相擬耶足下拂衣之念時自動計亦不必耳今單于解辮烽火長息兵衛畫戟燕寢凝香亦何異淨土道山觀但於一切世法不生住見自佳耳僕嘗謂吾儕既出俗當以進爲退諸公在世法中當以退爲進進者道機也退者欲障也或此重而彼漸消或彼輕而此自入要不必盡同但牢執樿柄而已兩月前得明輔書亦頗道其病狀彼素清羸便當以嗣息置之度外家弟入關非久亦當歸盋亦擬於此事著脚故也柴汪二生

何以得此足下盛德故不止九里潤謝客久爲足下札
一見吳生名勢都盡何以應之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
去自是叔夜家風一笑一笑春盡而寒不已塞外想更
倍之加飡自愛

又

足下飛傳從天來車怠馬煩而能深念我馳使者慰存
副以隆貺中間申繾綣敘契闊宛然以合併爲快而弟
乃依依於一龕香火傍足若舉而受絀者能無爲嵇向

所笑然至破綺語戒爲足下前後草四詩無論其猷筆硯久不成語要自方寸不容已處出之足下但取其不文可也錢唐幾復作楊完者宅廟算用足下眞自超吾儕小人謀不及夕得飽飯安枕足矣汾陽故是蹔借徽書非久當更下青雀北上泊胥江於煙波杳靄中有戴笠荷瓢胃交戟者必王生也當更破米汁戒作竟夕酣耳

又

昨甫移居即入闤而柴生以報書來僅從容坐揖問起

居健勝相與稱慰心而别不旬日而上谷陽鳥至剖素誦之縷縷肺腑也前所及養生事殆似野父食生芹葅苦筍萌而甘以奏大庖謂且令人蹙眉齰舌而足下厭三爇八珍之腴而深味之甚愧甚羨第大丈夫逍遥順風出則磨墨盾鼻撥五單于解辮立取通侯印入則佐廟廊大議俾搢紳景附赤幟善類爲千載光若木食草衣托跡鹿豕又非所望於豪賢長者也助甫得推遷正是從長鎗大劔中脱出斷斷齒牙然須足下袵席之乃

堪老玉關耳不然杜征南無洛陽餉安能以瓠領酈蜀襄陽也別札所喻足下之爲我深矣昨歲得政府慰藉語審其非漫然而會舍弟入覲以一札報之力言薄劣不齒士類不任官恐爲門下知人之累想當見寛矣即今奉師眞从後捐家豎子輩一瓢一褐一束書入茅舍朝暮蔬食雖米汁養和舉不能三合讀圓覺黄庭如小兒進飴蜜足下謂此人尚堪寄亭障任否辱爲家弟出處計之當渠故自有意或暫徃而後成歸也損奉過渥

會於水南築禪堂即輟施作功德想不唐捐也豎子勞
齒及試義似勝前而落一老校官手遂成委頓第公家
千里駒尚頫首蜀道而況中下駟乎遲之異日或得更
脩通家一段緣也曽將軍大竒人而伎倆多又不堪小
受見之佳不見亦佳姚京兆邮典在居平時昜耳今想
不偶此二紙竟作豫章浮沉亦無妨也腕劇口授侍書
不一

又

伏承謙光下問弟既深肺腑之愛且虞膚剝之災苟有一得豈敢自秘第下邑去錢唐十舍許傳聞異辭難以遥度鄙意竊謂此曹雖弄制師股掌間然其時不挾尺刃不行剽殺人必有宿黠爲之指使意似尚覬收拾廟議所云云似已得之吾兄宜密訪首惡三四人卽爲處置此外畧分等第行遣或發總戎所小加懲創當自帖服所慮一衆窟宅久在錢塘左右前後多其家戚死友緩則逕漏消息或因而緣飾譸張别孽禍端又聞前者

作劇後各汛地戍卒俱至近郊謀爲應援不審其事有
無有之則更可慮也傳明州有夷船果爾使之効力自
贖功成肆赦亦是一機兄所云比之安慶誠難然以營
平之老成汾陽之寛大威望既重福德亦深潛運默消
當有不動聲色而安若泰山者弟素乏遠識且自入圜
來於世事一切遺落何能仰益高厚與繩兄想當奉爲
傾倒亦望兄從容諷其解散僧會可也吳中丞長者不
宜有此氣數適然耳吾兄素存厚道無俟喋喋湖山高

會似非時所喜在凡政不必爾葢可借以示暇適安衆心也

又

馬校父子回得前後教札皆肺腑語居恒與家弟言當市人搯白刃時凡單車直入虎狼之窟獎率驕兵俾以罪爲功頃刻戢定國勢君威兩無所損弟嚮所許大尉之六傳汾陽之單騎今真驗之天顔豁然温綸褒予龍衮褭蹄便蕃之錫千載一時令史册不落莫良足深羨

尋有專使至復拜種種渥貺氊毼製自蜀賔致自單于大司馬御以行邊於三尺雪中進紫駝酥彈白檀槽差不辱耳長爪梵志夜寒擁坐誦唄呪固便其如非苦行本色何玉冠越絲蜀扇皆精好唯饒甕叵羅太大不中盛米汁耳當以陽羨𦘕薦之賢器入太學何異得郭林宗秋棘頹脫所不足道兒子場屋中長物耳何敢仰攀驥尾賴兄惠以兼金作其氣或堪充漳河三日糧也又辱委曾陽白壽言此老有一面之識且爲兄効力亦復

何辭念已倦筆硯久思境蓁蕪塞聊試為之或用骫骳隨人意見擇耳殊不足入郢人目益岷山重也來幣却未有名即附壁幸寛不恭之罪華亭公賀文弟亦有此役而怯於操管江陵相病勢云何或云已無恙而尚未見出觀吳越三拙萬里外了了中窾若此那可病也

又

自兄別後每念一世偉人福德之盛絶無可相埒者蓋未幾而覩大司馬忝知六軍之報又未幾而覩都統三

鎭之報又未幾而覩遠左大捷之報則宮保世祿有故事在朝命且復下矣當時王伯安子衡跌宕李何徐薛諸公間獨以功名顯重至開茅土珥貂橫玉爲鉛槧中樹赤幟差快耳兄固灼然繼而稱三傑兄之推轂我勤矣乃至籌筴出處於言表見深愛焉非骨肉而賢傑者疇能以此誨也弟之不出直以不忍倍心盟耳究固未暇計及也計此疏必獲請即獲請而弟尚以無故而叨卿佐銜又竊恬退名世福轉厚道緣當轉薄爲恐何況

出也宰公兩書娓娓意良厚便間幸爲我謝之念舊憐才少見其比與繩兄亦然弟不免作貿恩漢矣趙汝師宮贊一札云大司馬有去志代之者非王司徒即兄也於事理宜爾竊以爲圍玉懸金更不如北門鎖鑰之易也覲邸報長公拜緹騎長明後歲與次公兩魁文武榜於通家氣色不淺吳明卿過我宿山園十日而別神氣猶王弟得余德甫人日耗爲之黯然此兄齒亦不薄但遂成隔生耳助甫跳踉在我曹中作少年軍事小簡宜

其能治私也汪伯玉新歲來差善飯每睹薦剡不相及咄咄怪歎兄全集刻成否餘不具

又

屈指清洋分袂忽忽周歲中間凡五辱牋教而弟自所使上疏兩村童外不能別遣信問有旬先容而為之附音者誠知其不可貪露其區區不暇恤也兄之一身係宗社重輕天子方舉三輔而盡屬之藉以高者也弟過八月病良已九月則益壯而苦鄉里項領至筆硯受役

無少息肩以故於正月朔移入丈室誓大士前一切斷絶惟殘歳宿逋不忍便負剌促向三月可作無事人而至二十日忽有留尹除目廟廊於弟故平平得非兄抵鎮之後有所推轂耶弟初念已於庚辰春初擲付東海若萬萬無出理亦不敢以偃蹇朝命為髙第匹夫之節苟餘半殘之軀於菰蘆閒引疾謝客客曰𣴎不作官人也可無復用面孔相困於弟足矣足矣且令巖穴之儁搜剔殆盡僅留一人充隱何所不佳乞骸之疏葢

併昔所謂聽用者埽去之不欲放著人口耳弇園泉石謬謂在王陽德上見於陽德用摩詰輞川例揮灑不已而獨爲弟惜一題品耶似不見楣間扁龍蛇鬱盤其跡猶尚新也臘月顧盖卿來叩關沾沾自以得奉幕府約束爲快此君信自可兒李寧遠弟不識其人積戰級至萬而書生猶齮齕之似不曉諸上公徹侯功案也家弟似尚可出聞亦有推轂者不知竟何處齋疏人去附此通起居

又

昨得宰公所致兄第一書又於龔嘉興所得第二書枕弟巖穴長物耳然其自愛當不異每見北來人道兄坐將壇一指顧間神彩奕奕睒𪾢萬乘而弟卧起茅屋粗自膚立與田夫野父鬬健尺鷃之於大鵬其逍遥亦不異也城居時苦剥啄酒食徵逐無已而尤所苦者文字之役如責博進不得已轉徙入窮鄉一衲一瓢事事謝絶忽軍將叩門如玉川子所云驚周公者使小奚迓之

則薊門遠使慰以手札副以藥資瞿唐子石更是良材
不忍焚當付之騏兒作此寶也所論具悉以我夙練之
師而滅此區區屬國殘騎壓卵承蜩未足擬易凡不希
用事之指不愛通侯之賞獨以堅忍持重應之百卑之
藩籬無坐徹之憂兩地之鋒鏑無相嚮之害即趙營平
之遠猶羊鉅平之深仁宋廣平之長慮彼三平者故當
不勝張銅梁也僕長誦遠公言願擅越安穩彼亦無他
以爲名語故知兄所薦也時事非所解亦非所敢言百

世之後不知作何物評目前且付之幻境而已拱辰書云云家弟或不免濡足弟甚念之然不如元馭憂方大耳世棄伯玉於黄山白嶽間大是其樂土而不必以爲然雅貺既不能逆拒又無以可報玖者毋罪其瑣屑是望秋氣向肅北塞先之珍重珍重

又

弟以情事異常於懸弧之月避之淛塔中爲先人誦經焚香且懺宿垢而已一切筐篚皆絶而老兄特損二月

奉且侑以異僧顱骨白玉杯盤使雀羅之門驟爾增色
念欲辭諸左右而老兄甲子方過亦將小効區區故爾
勉拜嘉雖至戚如家弟相知如伯玉不得援而强我也
兒子過承長者慰存至與拱辰丈携榼出視劇飲乃散
公卿廢此節久矣豈子何自得之此兒學未成筆未熟
不可盡諉之命春時覩兄請事屢見詰難知必持正之
效而小人乘間窺伺遂成貝錦聖明在上公論在下彼
自貽伊戚兄社稷臣也豈可以此動歸思唯益秉孤忠

自信不惑夫鞠躬盡瘁者臣分也不可則止者臣節也趙汝師稱辱兄肺腑之愛故托以情字進規葢兄之福德不可及處正在此第元樞要地不得不少斟酌耳承示益見虛受之懷弟却不免為楊徐二子相瀆良可笑也汝師果勢壯往而與元馭各守其是弟甚憂之兩賢豈相戹哉兄幸一勸汝師含章可貞或從王事乃所以為光大之智耳兄所擬於助甫叙功處改一京調足徵高誼盛德即彼不出尚存體面渠似小得蒲坂陽城力

事事悉歸江陵則易證而亦易信雖江陵亦冤也元馭一札似尚欲鷄肋我老矣衰相盡現安能調氣柔音於言路少年前作媚耶且巖穴間留一二長物亦自佳家弟以困折腰意興都盡却不能無望噓借耳兄既稱戚將軍有儲胥之績趙思廉頗恐廉亦思用趙人也張榜得故地服兄用才之當亦見元馭古道蹇中丞人便附此外汝師書希即轉致之不一

又

騏兒歸備述尊兄見念之篤偕拱辰丈携榼出訪蕭寺以諸父行踞三公貴而折節於一布衣孺子此誼不見搢紳中久矣大貺駢蕃種種造次附蹇中丞役爲謝想當已達矣竊念尊兄今歲花甲遂周台候萬福眷隆九重光表八極文潞公在元樞眉山頌之有精神如破貝州時以兄方之殆不足言矣弟名爲慕道而實無所得師眞漸杳前路可知幸懶癖已就而諸公見寬獲保一壑家弟穎大庇有留京太常之除苟脱手板少年前優

游無競之地繕身理性何樂如之茲以入賀萬壽得侍教席從容文酒將無恨少一人耶但彼此無它異日作兩歲星於吳蜀間足矣太原公近書漸蠲天水君天水亦不甚黍差宗社之福也助甫叙績如老兄初擬否伯玉司馬過我吳門避暑浮玉尚滯留未歸此兄無復暢理令人悵然不腆器物不足仰擬瓊瑶亦見野叟芹曝耳已托山人李郡圖岷峨天柱擬賦長歌以祝而圖偶未成俟成當専附上也餘不具

又

昨者周公瑕復致老兄一信云於岀差進士處得之何兄見念之切如此騏兒居恒謂兄待以小友撫以子姓而其次則感拱辰丈而推汝師兄以為海内模楷三君子而已家弟所齎弟書及不腆之敬計必已達矣渠賴吹嘘之力得脫手板優游散署近想與三君子歡洽狀真令人妬兄又稱揩紳語以弟微有起色非也弟因曩歲仙師雖微示道機而不授之𣪍率探討諸方蹊逕匪

少欲求之身外則所不敢求之身中則又不讐加以年
事衰遲鄉居寒僻移止城市不免爲兒女作痛癢衩衣
見官長時時有之遂爲人所跡耳兄試觀弟即出有可
以行志否輩上君子有能見容者否一丘一壑庶堪自
保毋至煩兄慮也太宰久不出豈真病耶老兄既朝望
所歸必當仰借助甫得先復兄於友誼國是兩得之矣
戚少保真名將惜老矣不知物議定否薊鎮督撫兩公
梓兄前後諸奏而寄弟以穅粃之導弟豈其人耶脫稿

附覽幸賜斤削不然則爲兄辱矣秋氣方深珍重珍重

又

家弟自齋捧還復拜尊兄手教及貂皮遠參之貺所以爲扶老計者深矣弱女垂命得參而起弟往還句曲陽羨間不苦頭風皆大賜也家弟與騏兒叅侍之次輒稱吾兄厚德高誼貞心雅度於海内少雙僅拱辰兄可膺行而骨肉之愛施於吾三人者亦僅兄與拱辰汝師而已弟自先朝戊辰冬江左三臺爲先子請卹而禮官惑

於故新鄭相之緒論抑候另議弟腐心之歎久矣而江陵相方事操切故嘿不敢請太原公在事曾具一疏草托之渠初不示難色既家弟北上歸而述元老意謂必需弟出而後舉是以蹇人上天廚門未象生肉足矣唯有摧咽憤詫而已乃聞按君會撫公上疏與故朱中丞紈俱寘之條陳列款中按君云太原公兩及之若中丞亦元老意也此事在宗伯宗伯公有通家契分必不作前人忍第條陳之款必略而先子與朱中丞之寃酷始

末非可更僕數以故具前草附覽幸爲乘間一達之至懇懇宰公方大察吏杜絶書牘亦須吾兄從臾倘得小改名銜弟藉手以見先子地下足矣比想道履豫勝弟九月間遣一異人授方極簡要行之三日而驗苦家弟歸日從事鄉里酬酢且尠生相誘墨卿兄凌多間斷耳歲杪為少子卜室先事苟完即游方之外不難也汝師時相會否家弟大欲作合左師轉煩煩舌必大老如兄調停其間庶不至分洛蜀也弟從來不曾為兄稱一武

弁近覩游擊張榜者凡兩任劉河潔廉愛士卒方畧甚裕將來大將選也然徼負氣不能受大帥訶責或可量移否吳淞舊帥林君能紓家爲官亦可取者知凡必不以爲私也村僕策蹇氷路詩軸尚不能附亮之亮之

又

前者兒騏北上薄有不腆之敬以瀆記室計徹覽矣蹇使君將發馳一扎云是兒書啟之則僅數行具知所詳示者在趙汝師宮洗處而汝師所發役則已久當是時

凡尚未奉統平之命然德星故煌煌燕中矣三少年幾欲決千金堰灌洛城元馭相公一疏幸而孤注勝之然亦危哉此老宦情本薄且戀戀萩水故雖處旃席之表而多萁頼之況而家馭一計復觸之不知當作何狀也今年秋榜出搢紳家氣頗甚李家轅下駒旦夕作老博士明卿落莫而三郎君無可慰意者如何仲氏白首折腰少年前意雖憐之然精力尚堪驅策一方即入備京輦五侯鯖未易㗖也所需拙集後帙約二百餘蹇君已

使小史録完云抵鎮馳上第多魚豕之誤不暇一料理殊不足穢鄰架也蹇才眞發硎之刃而博大饒遠識歩之兄後似不下蔣大司馬之於武侯也戚將軍近作三日會囊底智尚足跳跋薊門亦自意氣陽羨之卜非實語也弟近進小滋味營衞少暢然齒落已盡矣懸張之日避客操舴艋汎泖塔乞僧粥度日而兩故人遠書適至差慰牢慅草草附復不次

又

嚮者奴宰北行以小啟附瀆未幾而從郵遞得兄去國之報謂且不及既而此奴歸解篋中裝則兄之報札儼然且驚且喜知以上不視朝艱於面辭故也承兄示具悉所以中貴之巧於含沙臺臣之甘於承唾弟憂之久矣已而得吾鄉太原公札則極爲扼腕不平且稱兄貞心大度宏猷遠畧一兩歳間徵書必且西指審爾則國家之福而非兄之福也位極人臣賞至延世出控萬里入領元樞正兄家子房從赤松子游時也岷峨之分福

星長自煜然豈宜復出令人目之將星與旄頭角光曜
耶弟雖不落虛言餌然頗慮一玷除目覺辭謝往返之
爲繁從太原處得宰公鵷雛腐鼠之喻似見寬矣竊不
至羞指不至痛經禪之暇閒嗅歎伯於山顛水涯何快
如之唯是先君子被沐癸蕤二典外人子之情尚有希
覬於一贈乃聞擬覆前三日既許而變不知何說也忌
者尚以我爲太廟之犧而主者已見屬爲泥塗之龜則
可笑耳年家嚴文靖 公遺集諸子以得凡珠玉之導爲

榮日夜踴躍待命計茲時休汝之車騎小簡可以完諾矣向辱兄托梓大集此間凌氏足佳手鬪當一呼而集也餘唯健進匕箸以慰天下望不宣

又

家戚嚴氏之僮歸得老兄報札一通頗申契闊展悰曲然似未悉弟小草事也已會富順李宗伯云近與兄相聞飲噉宏壯步武輕矯弟不免有傷逝之感情在我輩故易拘牽然畢竟爲兄掃却無明障子小泊清淨安樂

世界逝者功却不少弟竿滥留省頗得以其間問三山
二水之勝仗此遊屐差慰𢇁𤓰不意病弟爲二竪子深
入膏肓旅進旅退至季夏之閏十一日忽劇至十四日
街鼓動遂不起亭午猶能勉自力手書見訣頗詑定力
於生死關打破間語國是絕不及私最後據胡牀呼水
濯足豁然脫去念此子雖不獲長年然名行粗立器業
粗就小時從于鱗把臂竹林進之小友中路謁見於交
戟之内申以同志筆硯之潤令其存者差不膚立令後

世知有王季子亦幸矣獨痛不穀得此子作三十年蛩蛩距虛而一旦失之舉武蹇躓何以自立顧影煢獨何以破涕且弟老矣異日七尺軀不知付之誰裹言及腸且寸寸斷寧但九廻而已傳誄之屬所望於兄不淺弟以片語先容從子輩當九頓以請也此間有陰大司馬温恭長者汎愛親仁每見和氣拂心襲面不謂傾葢遽成斷金此公僅六十餘氣體若四十許人示痾兩宿倏焉長逝臺省之間中流失砥岷峨之際則半嶽摧峰矣

想凡聞之當亦同此悲吒也太原公前者於兄實深東山之望渠為國一片熱心故自不凡交遊之間殆過籩圃僅明卿伯玉長庚配月助甫差更爝火後進之中屠隆長才徐桂儁才胡應麟宏才吳稼竳逸才俱堪點染晚趣鬱辱穅秕之導於大集一俟卒業不敢不效其愚也薄物將候貿郎必有並奮而繼兄者兒曹亦在試良門若此敢有他覬乎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張賦京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汪司馬

前月晤長君謂公僟以兹月初出硤中於錢塘候奠譚司馬眞巨卿髙誼比會梁舍人知譚公輼輬以旦夕至

絮酒竣酹當返第吳門一衣帶水能扁舟見過增此間泉石色乎弇園雖小伏雌斗酒可佐一月歡弟却買舴艋侍几杖東西成汗漫游也秋氣漸澄紫蟹黃雀在在不乏幸毋失之家弟計方出都門吳明卿昨寄音似亦有中散駕合并之樂於遲晚尤深邇來見邸報事事佳夷夏賓晏無逾此時所歎者日望卧龍之出以安吾曹於蝸殼而追鋒尚未下何也知不足動鵷雛一顧聊及之耳不腆食物敢犒從者仰祈麾頫爲荷

又

得太夫人之訃而報書時屬以乞骸疏尼公車不克上簡書既迫狼狽就道然亦妄自意抵建業後所使人能兼日豚膏粔籹可以無變鄉澤而道爲二君子所姤歸則二豎子亦隨而凌之然寢喻亦不能忘此事也公所具行狀創奇而指妙得未曾有太夫人足不朽矣即僕亦欲有所效能無小巫之索乎哉僕之出處故是人口頰中物但生平無聲色奉令横以見汙有所不堪耳忽

出之忽還之造物者似有見侮意然出不能三舍而返昔人謂一官轉首若夢幻然今猶幸未成夢也子與暴亡不能及一語後事竟無子而舊稱子者自以子與去倉皇立十歲孫使人蒿目向相與賻和六子乃子與于鱗茂秦公實子相及僕耳是五人者皆化去為異物僅一碩果能不悵悵公固戚焉在疚然上以奉老伯父下撫愛弟為天下文苑立赤幟千秋之軀强粥自愛僕比飲啖不甚減神爽差王而筋骨不稱且作老衲子行逕

矣田畝少於鄭公業白若甌脫官逋迫槩酒器悉落典家手方謀謝客減冗食而不能以語人即語人又誰信者明卿數欲買舟游吳而臨發輒有阻爲子與當不免一行矣些些章薌帛敬授一介外近作及哭子與一紙附覽不一

又

汪山人禹乂來得手教知强粥讀禮不以滅性爲老伯父憂第仲君復有内戚誰爲治溢米者可念也貞跡懶

日積色根已斷弟不能却酒肉以此尚遠津梁耳子與殘客乍退少作嬈者唯遠書日進督責文逋甚苦所謂自貽伊戚如何如何今天下以公一言爲赤幟然元禮謏謏人尚未敢有狎也禹又短髮矣而心甚長句不得眼篇不得尾當令曹子念商之業已爲作序弟不知能使我舌覆鼻否汪惟一遂欲以身代徐氏子乞墓文似非體俟詠至當令具狀與幣拜門下以祈不朽也家弟在豫章頗習吏今年吴中大水吾州僅猶有乾地然是

一島夷耳完國賦外遂無以爲百口筴公或未肯信也
爲又去附此不一

又

世貞備乏郎鎮時檢橐中稿忽失數卷竟日惘惘不樂
已得之他所乃歎曰是不足愛也而不能割奈何會以
不携家故有羨廩而其地饒梓乃屬梓人剞之聊以藏
家塾備遺忘而已而爲親知者所伺強之又不能閟誠
知其礙咈息召謡詠然而不敢自悔者彈射之所加雎

黄之所被尚足受而能改也豈其敢謂一家言以希後世名而執事海内龍門也片言華衮疇不悉之且僕素獲幸於執事又疇不悉之執事以僕之幸而過賞其言海内以執事之賞而信僕言大恵也以僕之言而累執事明大罪也以故雖一及之牘末謀之次君然而不敢專价布幣以啟者有此懼也乃執事忽然恵賜啟械之除知爲叙言踴躍絶倒即牘末既驚惶悚仄汗涔涔下矣執事謂漢以長沙嗃矢兩司馬加盛焉而明則北地

肩長沙僕與于鱗肩兩司馬又謂兩司馬於詩書之教不相兼而于鱗兼之又謂于鱗不盡得僕廣而僕間一二企于鱗詣者則是僕遂抗膺而蹤古人也天下固已悉執事之幸僕矣僕尚一二僥倖執事之賞以苟有稱其以僕不腆辭而波及執事者能無八九也雖然執事文美矣盡善矣論篤矣縱令天下後世盡廢僕言不能廢執事敘也曹子桓知文章不朽盛事而不能令思王公幹輩潤色品定之乃區區致銜結於成侯之玦玉僕

嘗快其不倫今於執事百世感當何如也辱委伯母誌銘非不欲有所效然狀筆之為春秋孔氏也非呂氏也其何能加焉勉具草焚薌拜而進之其加筆削而後登石烈女事奇甚傳又奇甚此皆貞所借而不朽者也不腆另具統惟鑒納幸甚

又

掩關日忽次君來以公之手書及大幣至因得長跪間太公安及公孝履良慰不佞所次太夫人誌銘以備公

狀都不成語乃至災石能無媿也弟爲七情所鑿一行
尸耳而天慈見憫證遇非凡故知眞諧所紀語語皆實
恨根鈍障深未有以仰承之公多生中法器也静中亦
自一返照否次君折節禪門數叅龍象巳非昔日仲淹
矣主人見弓影而病安能以杯勺困客公毋慮也公既
以許表仲蔚墓即延陵劍諾矣安能以一切相例盲子
方用嘝於公次君便宜却其二佈餘書刻香匣惟少慰
其誠幸甚目疾不能執筆亮之亮之

又

次君行後爲仲蔚請不朽計當已達矣青烏㛐生者持公扎見示方爲二豎子把頭足展轉一荒圃目瞶齒擊不能讀且蝸廬螘封兩已成無所復勞之爲治裝及稱之一二反生處小不落莫行色耳公禫除計已及期日侍太公杖屨無起色弟如宗社蒼生何弟厭苦此六尺身受役三寸管初賣作佛家奴近乃轉徙稱道民恵子五車不啻作麗居上輦置海矣公長於弟一歲固自松

栢亦宜少斟酌鴟夷子皮汎五湖客江淮間小侯偪彊可也弟於九月入精舍欲焚棄筆硯僅留一管以薦公珠玉側而未覩全篚是以遲遲然異日終不敢負舊戍陳生感愳造云欲奉謁龍門貪附一信不覺縷縷秋氣初深加飡自愛

又

戍卒自𥂕中歸得次君報札云小豎咄咄來病君子且遠竄矣尋次君之紹者來拜教亦如之玄冥行夏令武

安頻陽之詹遍江介雖僕與元馭丈幾不免焉入園氣乃小得舒耳先師云期以重九日揮手辭萬衆刹那立化有辭世歌不知即老丈所傳者不又自賛六語往往類懸讖者不若所答諸善知識學人數十種皆精切至理如六祖禪又如大醫王藥也承獻歲欲見誨紫氣北來肉眼尚能識之弟兹時恐拜新命前茅所指當不罪野人以野服見也比爲元馭屬草先師傳得萬餘言其事頗詳覈不經伉工筆恐不足稱也更五日可脫稡無

及矣後當致之公能有意否僕已棄家兒子輩團焦中一瓢一緼損餉洪涯先生物既不可却復無可酬如何如何大集完者即不敢以例及不文辭穅粃之導也冬寒自愛

又

沈君典太史來謁辭師龕而後北首沾沾得御元禮云臥齋閣者五日公挐舟送之可得六十里幾欲同載至吳閶以糧盡而返此君自負相法出唐舉上謂公嶷如

喬嶽又似獅子王必須受應侯印審爾吾儕小人可以鼓腹含哺矣仲淹向者虞其龍性乃聞湛然沖然如謝傅終日無妄語將踩麴生爲木乂扦耶昔讀馬新息傳論季良伯高事後季良以事見法而伯高至二千石終謂爲知言及攷眞誥伯高用謹信獲度爲地仙乃知任俠之去道遠也弟雖已捨家入觀爲元馭學士有晨昏戀不能被髮入深山僅作一梵誦頭陀而已脫苦海却滯淤泥彼岸尚自遼邈可歎可歎仲蔚墓草宿矣肎兒

迫欲得公文數刺促耳境幸念之倘有以慰地下也適舊戍便附此併上仙師集不一不一

又

戍卒還致公手教初啟封而以碧紙署則大駭既讀知太公之歸道山也酸鼻者久之念太公獲封時猶盛年令者副八座開八袠與太夫人差池䖍境公擁笏垂魚率仲子以左右侍養倫常志物之備人世無擬即太公履順而逝當無復小遺念虞公無涯之孝思有不容三

公易者此非筆舌所可釋也間夏來善病用艾至百壯雖已全復不無有關肺腑公之身天下萬世身也惟小自消息以全大孝貞比轉入一室焚誦之暇閉目冥坐酒取敵寒不過三勺食取禦饑不過二簋然鑪膻絶矣筆硯行且焚棄而獨以千里之外生平故人地下托不能一一都謝卒讀公教則既命之其若荒落何家弟受身而能知足得小幾微迂遂投劾耳非以為名高也公犖然在疚而能念之即為道尊意蕪詞絜酒托之一介

不能如南州躡屩千里如何如何餘不具

又

惟是太公大故貞不能做南州故事一絮酒新都之几而乃勞次公苴杖千里扶服稽拜公力疾而命之辭又副之大幣以地下爲托毋論不佞竊從子弟行即所不欲效犬馬之報於知己者有如日所愧三載來讋睨筆硯等之娥睞捧心而惴畏其鑿劇驕不我受役者久矣抑謗有之物無兩大是以太陽麗天爝火歛熄公如欲

不佞吐一言何不小制口腕而務極千古之變如茲狀哉即不佞何以屬橐鞬馬有潘之恒者致其家狀誄輓之類凡數十篇即自抑以下駟皆驄步也此皆得公爲方圓之至弟猖狂三十年而吳門市態猶故眞足愧死偶腦滿及之道人作薤蒜與渠語令諸天迴鼻可笑可笑讀公書具善病狀詢之次公亦云然冀巳久隃祥太公履順而往於人間世無復憾矣千載之軀幸自寶愛其他眷屬摶沙耳又文思亦宜暫寛誠知斵輪游刃能

無少累方寸弟一豫罔耳毋疑其姤婦口也次公腴澤
殊足喜象先何以尚留錢塘耶彼地驕卒脫巾肖甫暫
出鎮想當一相聞明卿再以近製來沾沾水國夜郎王
亦自足生活獨菰城墓草且宿耳言及怊悵不一

又

解鴈紲整得八行雖爾寂寥知爲明公手筆了若覿面
弟中所云瞑眩咯血及讀次公書辭甚危今雖已勿藥
猶自凛凛前覩次公云公年來衣綿須五重漫謂腹圍

如孔父何以乃爾固知此血從嗣宗慟得來將無苦子雲白鳳之夢乎兒子不學而暴得名弟之謗劣自挫無幾時復染指世福益我疢疾耳公骨肉我故爲我喜欲狂當不爲我愳也太公已荷天子寵靈光施於汪世世也敢忘刀筆之效俞仲蔚子剌促夂矣不能不代之致聲念公苦而復以苦公者請亦老人十拗之一也呵呵

又

周侍御來得書知道體大勝於山園領教時殊爲暢慰

弟已於新歲誓不受筆硯責計獨有一壽言及逺遊賦逋未完耳轂日方杜門而亡何冉濫除目即萬萬無可出而具疏上書及往返無益於竿尺苦不可言尋先師微旨似不欲弟遽被髮入山又不令尋小行逕此生無復望不免作圓澤例行不又知有符繻否也周侍御所難在破格耳格一破則早晚亨衢元馭近方有戒不作政府書當從容臾之適明卿過此欲留小時暫遊酒食獄如何造物者私肖甫甚而妬德甫遂奪之可歎春事

漸深強飯自愛

又

前是里中兒歸得一扎知入春善酒食健飯而曹子念自武林從湝生所復袖一扎乃云稍不如前於杯勺亦疎章臺春色久不挂尊聽當縣筆硯間小受累耳精思能蝕脾土唯裁省太甚何如辱諭弟之玷除目與太原出處不相關乃是楊石孫趙三四君子見鑿混泯以了彼一事弟亦只是不忍負所念非敢計及它也乃今所

日間見則畏途羊腸苦海鯨鬐誠不忍以半殘之軀餧之耳別紙具見公高尚少年責人如東瀛公千古軀安能杯棬與之周旋弟既竊知已誠不欲相涸也李本寧久在谼中想諸賢大能居停弟文責亦漸踈秋涼當勉撰蕪辭一稱封人之祝便可焚筆硯矣仲蔚墓表不謂尚未脫稿盲子日刺促不休無以應之奈何餘不具

又

弟以重九日轉徙村落杜門深居即猿鳥無相窺者久

而家弟遺一椷至啟之則爲貴里人方生書又一椷而我老丈之蹟儼然焉其爲方生徵不朽於其皇考錢唐守即毋論吾丈惓惓而錢唐守文苑中快士也弟豈無執鞭之慕如綺語誓在世尊所何然家弟業已先辭之矣弟於九月初即詢厎少保請草老丈壽言一章十月初復狗黄舍人請繼草一章其時未即誓也雖然爲吾丈而小渝謾固甘之矣錢唐一僧來言老丈爲伊蒲桑門之饌廣供五十大善智識作華嚴會踰兩月而後解

計方深居禪觀不容更相瀆以塵中之辭今且在世法故自不可廢弟自經卷衲衫外不以一物自隨搜兒子槖得二幣至薄劣不堪玷筐篚有未將之敬而已舍人杳然無一介來索草甚可怪今托吳城工書者章藻作正行二卷先以奉覽其書或可留也嚮歲見過及相送分題都不記韻草草二律附扇頭去似覺賢伯仲未免失約倘成爲我書一紙欲置之楣間勿更金玉爾音也家弟碌碌見誘世網而不自覺無能挽之如何奴子逼歲

除辛速遣歸爲懇

又

昨馳舊蒼頭裹糧爲𦂳中行而心猶揺揺如風旌今者得八行便如世尊伏兠率天降矣區區蔬筍長齋亦何足當膾炙而顧有嗜焉豈天宫玉樓亦須人間措大語耶緣知命時狗黄舍人請而今適後有戚少保之役故于叙中不能不及之戚公書來言明年亦欲得文以爲不佞光重則鄙言者一巨鰲餌也弟貞所不忍齒者誕

所不敢聞者壽公如有意乎於六尺蒲團地得法語數行足矣聞以玆月爲先司馬作無遮會而蓮池和尚亦預焉此子今之遠宣也得一人齋勝齋五百聲聞衆矣弟苦年來益見娩衿裾不纑而蟻寢溲亦礙不得已轉徙深落爲逃影之所何嘗有所希諠公勿輕聽次公言次公好奇多聞或欲借以作方便津梁耳杖履果東即夏甫安能不徹土室出相周還亦欲令公見我土木也家弟終絓時網無力挽之奈何物情滔滔有一言以解

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公善自消息相與期出世之業不盡

又

令歲雖欲謝筆硯屈指公懸弧之旦必欲破例爲之而黄光禄乃以書幣請若乃區區之誠别寓之詩歌而已公以文章主海内盟九合一匡齊桓爲盛自今雖衣裳之會亦宜少息以蘓養黎元弟尚爲人剌促不休重九後即轉徙入深林一蔬一衲度日而已仲淹意似欲公

且事禪那次脩三摩鉢提不敢不以聞也

又

前是得大教謂且偕元敬少保而訪我弇上則喜色油然見大宅已聞元敬錢唐信則又喜已客至云曾讀所刻三游記云云則又大喜已元敬子然不以老丈來則顯然沮詰老丈所以不來故爲仲君之羸疾也則又大沮元敬業爲言仲君卧起須力奄奄不能久語也乃使人慼額恨不能翼而飛度衖中一問湯藥也獨懸大記

堂中率子弟羅拜而誦之所以千古不佞至矣第知我者將以老丈舒舌不至鼻不知我者庶幾以我為亢桑無趾之流而我何以應之仲君所苦既久恐湯液未易奏必籍蒲團百日而勝亦有以此道進者否元敬之容色悴矣然尚能轟飲飲酣尚慷慨有封狼居胥意弟謂不虞少保不推轂至推轂將有所不忍言者幸吾鄉元馭一瞑眩樂國是旋定吾曹得偃息衡門之下即元敬裹白幘而從赤松子游可也淄生役便附此候動履志

鄙感仲君有起色幸以示我不一

又

介還附不腆以謝計久徹記室矣傳道履殊清佳次君亦有起色良慰弟鄉居苦小警而客多相跡者復徙入城酒肉徵逐展轉無是處畫虎不成徒供人笑資耳昨偶與吾鄉趙宮洗書士大夫語氣節則蹚走而趨渉講學則魚貫而進獨文苑一途蒙氣尚在有忌無惜令人思李賓之楊應寧既而悔之弟此語亦迦葉舞也姜司

寇書成而强不佞序因得誦翁所撰序文毋論雄竒振絶鑿鑿史孤筆也第此公謂翁貶其師以見弟子美則有所不忍當再三求改訂亦厚道也翁姑應之而別存其藁何如劉子昏鏡之譏不佞又所不免矣客有李時養者善奕奕負國手名而其人善長者求謁門下幸與進之且為一游揚於鄉黨幸甚花期之約倘紫氣遂東當掃來玉閣以竢不宣

又

昨者元敬少保至則出翁所撰滄洲三會記焚香誦之千八百言言華衮譬之服神丹者雖喜其能洗髓而憂其不得嘗也乃不及一壽字使不佞可奉以飾茅堂之壁大眖深矣德星熒熒若移部而紫氣未東則元敬一稱仲淹病狀至稽行李葢不佞之致悵於雲雨之虛無者淺而致疑於不測者深也適潘景升有一急足便附此況門下矣方為客所苦買舴艋䠶之泖湖湖中三畒地塔院據之高可以眺深可以隠殆不減維摩丈室尋

復見跡逐狼狽而返則翁之使者以大誨渥幣至矣使者文其辭謂爲候即非候而出翁詎籧何忍言返雖然知翁之必我亮也敢拜嘉一二以見遠憶承許示春仲之期花事小繁遠上人豈特寬約當手操軍持貯米汁以待仲淹有起色且新詩奕奕足徵無恙不似吾宗家駁以身作渠凡出處也元駁悲思之極必欲歸第上意留之必奈何弟稍頑健正得酒食力耳絶無毫髮證睆可歎可歎驟寒爲道自愛

又

賢小阮偕其友吳子儼然而過我則以門下之尺一見示俾踐成言而西新安佳山水生平在夢寐間况中散之駕稅吾華門者四矣而不一報弟尚得稱人哉季秋必發裝所不踐成言者有如日承示諸入洪道縷縷若指掌公之念我切矣老人不任跋履當必從水明卿豈能受約本寧庶幾然聞有生母之戚恐未易出亦不必煩諸君子此間當挾子念或騏兒侍行也仲君豫之六

五未覩起色前所受踰君術神驗第恐下部痿痺者氣不能及耳如公必不宜緩須於卦數前行之見時當爲相傳餘不具

又

前賢從還缾并有故人劉子天民便俱附一書想已達矣劉似淹留彼中想老丈已下榻第渠所傳衍之驗否仲君比何似弟飲啜差勝前膚色腴粹次兒宿痾漸除小者婁試有司不落夾從兄筆硯間若足慰者而老妻

驟得末疾甚危僅可不死耳都無復起色愁霖滯淫饘粥之地匯爲巨浸眷屬婁頻尚可以搏沙一觀解之若啼饑敲朴之聲則匪直停耳已也蓋剥膚矣向期於八九月叩玄亭陟黄山禮白嶽轄且脂矣而先君子荷上恩得從六卿例祭葬有司定於彼時成禮紛紜至冬畏寒未能出門篤慚巨卿捷遯叔夜計老丈聞之當爲於邑也明卿信來似欲東訪恐亦作子猷故事適汪禹乂之孽子元勲來貪附一信此子粗似有意其家縱不弟

蓄之即古無枚臯哉屠長卿大拉攞可歎不如徐茂吳翩翩作唐人語也淹佳二仲致聲不一

又

不奉德問者幾半載矣弟所矢志而成紩中之轄者自元旦以至八月如一日也而會太守期以季秋將天子命上冢則諸邦君大夫宗黨戚執斗酒日至甸匐而踵門叩謝者無虗晷至孟冬晦稍息肩而𠪾𠪾復濫除目矣病弟得告自江口入孟河馳往候之凡半月所而始

見則羸然非故狀矣歸上書乞骸杜門待命然朝夕從病者所視湯藥憂疑百端忽忽如作惡夢新歲初乞骸之請不遂擬復上書陳情而輩上君子且以大誼見誚亦會病者稍有起色始謀以仲春望前西發然尚欲謁白嶽款黄山拜老丈於里第以踐夙諾取宣城道之白下而親友及子姓羣咻之雖病者亦以爲不可故黽勉改道京口登北固望浮玉慨然歎焦光之不可作冒雨抵龍潭晨游攝山頗窮泉石之勝則又自恨此身之不

能作明徵君第悚然而以江令之忘國辱已爲戒諸比丘道老丈盛德津津不容口且謂五月中結夏此山門也喜而志之三月朔之部任留事號稀簡第初至不免有公私累然頗以其間涉獵諸名勝閱孝陵垣飯靈谷寺蔣廟叩中山王墓讀高皇帝碑出訪表抑之先生於天界寺已偕羣公餞之燕子磯飲魏公北園尋縱游東西二園及齊王孫同春園訪友高坐寺踐雨花臺憇木末亭而後返今復且應姜宗伯王鴻臚召有牛首獻花

之集後先皆有詩紀之差爲不負王生暮年弟猶不能
如抑之之以葛巾芒屩散浪取適也此境故佳然月不
能七日日不能三時耳而歲災民饑米價騰貴寒雨滴
瀝二麥可虞四野多經瀆之莩六師露脫巾之萌刺耳
蒿目不忍視聽兩得里中信饘粥之業與魚鱉共百口
嗷嗷無計可哺而白紙催租督責不已加以病者如家
弟刺促醫藥進退叵測老荆宛轉牀第死生未分輟食
廢寢無時無之村童三四人鮮可與語者仰屋竊歎而

已區區七尺僅以外境養之而以實際銷之乃悟老氏有身之患而吾薄伽梵無生之樂也方司徒每語必舉老丈云八月當過此又賢從一醫云以八月來僧言五月者誤也瓦官寺刻兩記於石且香火吾二人一給事杜姓者上疏欲盡廬其居鎔其像人其人以自附於昌黎氏之後雖知其説之不行不免小耐不敢作彼櫂越耳謹顓一介奉咫尺之書代身以叩門下不宣

又

前墨客黄生來得手教既而賢從叔來教復加詳且有
文事四品及機杼之製種種未聞臺城士人更拜剡下
巖穴餉也當賢從叔來適得亡弟計四體若判五内俱
礫委頓六尺簟上血淚涔淫了不知所云亦不能作一
小語令者蒐神小定廼敢以狀聞左右始四月初聞亡
弟問其時已委欲見所寄析産書遺囑之類以爲不得
起矣俄而頻能啜肉飯步履健迅與僧無心有縱談出
世法徃來澹圃東第若不病人弟用是得自寬然徵聞

病根未除而頗覃思著述料理花木課子救荒種種不
廢心甚憂之至月之十一日忽暴發十三日始絶粒十
四日猶自力作訣弟書數百字語不及私頗虞及國是
以不朽奉托次及元馭明卿甚晳而理結法亦不茍復
呼無心有誦佛號千遍街鼓動坐胡牀呼水濯足已復
危坐瞑目小時遂逝次日就殮膚色和柔不礙伸屈訣
書中自謂有定見定力當果爾逝者得此亦千百人之
一耳弟業六十餘死亡無日豈堪遘此光景初擬明歳

次挂冠亡論相守淹速欲以一把殘骨付之而竟乖變若此且先王父司馬公有諸孫六人諸孫女四人今澌盡矣獨弟煢然與影並而已計長於此子十年弟不死而此子死者何也渠名行粗自立仕至京朝官第四品三子皆已嶄然頭角異時循吏文苑苟占一姓名且有太史公在亦何恨死次公北想何如承示意有命駕之期鍾山大江玆時已氣色弟當爲亡者百叩首以請不朽先此附聞少君異稟故亡俟貲郎然次公既不任胡

不舉故繻歸之餘不具

又

每得翁教多從貴里人携來實聞起居一二而忘倦接然其去或不以辭遂不能悉作報嚮者傳重九後出䂬矣又云以少君弄璋之慶且止昨讀手教乃果然爾毋論弟心折即天闕石硊龍江玄武之間色飛而復沮者不知其幾何時矣昨見佘中丞報政剡翁褎然其冠一剡何足以重大賢君子要自采風者自爲計不令人呼

俗眼耳張給事房侍御閑而累王中丞如張所謂二十年弄馬騎反被驢撲者要之告訐一開局體遂變居間之書可從易作耶弟自亡弟變後又覩平生故人如張肖甫及戚少保陰司馬徐魏公皆小我一二年倐忽傾棄以故渴欲歸理容棺之壚前月孟浪作小建白旋上書乞骸倘得請可以取道白嶽報叩門下萸以亡弟喪不能它行耳丁明府自是佳令又能以文雅飾之大計當在高第選弟向滯人股掌間安能爲力此間大有斷

斷者當不足相害也筆札旁午殊不盡意亮之亮之

又

數拜尊丈書雖多爲鄉戚執先容者弟因而得承動定甚慰懸注故都爲新都士人數無五日不相接則尊丈之匕箸加損靡不悉之次君第如故要之斷房室裁酒食減勞思是養生第一理其它導引服餌損與益略相當毋輕試也聞仲嘉有意外訟今定何如不致大損槖否不穀以亡弟之變怱怱思東歸小有建白隨上書乞

骸而微情未徹至壓勉留筆上君子有謂即十上而十
不聽者如何如何歸亦無一尺寬眉地㚖與本自消索
逼來併生趣亦適盡矣兩猶子來相與抱首痛哭小間
料理其遺詩文得若干卷刻之次第其事為行狀新歲
則令其馳叩門下懇七尺之碑以不朽也昨得一信鄉
衮少傅公推轂尊丈甚至銓曹第以無缺柱之缺至當
無以解也尊丈豈以一出崑靈府要自公論不可泯耳
逼者龍蛇特甚多年閭蓬頭亦化去特化跡環奇磊落

故是異人羅叅知聞亦能灑灑似猶在亡弟上大抵苟
於心鏡小磨洗亡不效者吾曹爲筆硯葛藤無了期要
須借黄蘗師蕩除之胡元瑞至瓜洲而病五十日不食
氣息惙然昨自力遣信求不穀一傳以瞑大可憫也即
勸令南矣程司農丈方豔其盛而遽聞訃音世界直是
缺陷令人愯然黄生行附此力薄不能有所助也不一

又

前從楚邸人得老丈教言欲爲玄嶽結禮拜緣第留都

自一二中貴外無可語者而此中貴又爲與繩丈共以阿育舍利殿緣前損其槖似不能爲馮婦矣弟却有所懇密藏上人者法門中龍象也欲盡梓行大藏經如磧沙尼故事其發心甚誠而爲利益甚大與繩及馮太史開之各敘其緣起即弟亦效顰焉顧未有大展法語深啟信心若老丈者老丈得理幾於裴相國張天覺運筆踰勝白香山蘓長公倘不惜一刹那揮灑當使毫端時現舍利眼底悉證菩提三天子鄣善信林檀施雲集不

日成之老丈功德與迦葉難陀並重必不唐捐矣亮之念之餘不具

又

弟以五月將發金陵而仲嘉至自洪中出老丈教及雅貺展閱如奉顔色自是間夕輒一會仲嘉亦稱之諸公間然不能有所道地六月四日河橋與仲嘉别九日抵廣陵一晤伯子屬有楚中使事治裝忽忽徵其槖甚蕭十二日抵淮陰其夕急足以移官之命報爲停三日發

公移與書之三相國太宰艦首南矣二十三日抵家自計俾免䆁纖干謁之苦且獲以其閒掃先壟息園廬於私計頗便第撫亡弟殯宮與孤嫠相對長慟歸則病婦卧内病兒卧外舍人子告旱災者纍纍出游里中問存故人多爲異物往往折心畏影復以謝審之期迫不敢多戀桑梓且圖中秋之太平門外行堤柳間矣獻歲必當自力上疏乞骸念老丈東山之卧甚堅而廟堂大有物色者或出或處同心斷金故不以區區形跡閒也即

弟苟得請而蒲輪尚未下決取道奉謁從杖屨黄山白嶽間所食言者有如日亡弟倏已過朞歲矣葬期在庚寅之臘敢倣東京諸九列以下故事不佞具狀草而以墓碑請兒輩在苫次不能躬走䃜中九稽顙堂下所具先弟之遺幣唯老丈念而存之埋土之骨所恃以不朽者在老丈九泉而有知也其敢忘踴躍秋氣漸清爲道爲天下自愛

又

弟以二十五日抵都門更二日履任所謂男子張君嗣
附之疲欲死者僅餘氣息而已讞審發疏不爲苦獨作
長安交游書近五十函頭目爲岑岑故不能如劉僕射
一日百函然須蟬緩不休不若彼時之寥寥數語也尋
吳太學稼竳來已張貢士文光來已佘宗漢來獨張袖
中出老丈書談近況良悉仲淹至不能啜粥而僅舉乳
勢亦亟矣不知老丈所餌大丹可用否弟之疢心益不
特談虎而已也諸猶子所遺奚雛既已在彼恐不能恝

然斥之且歸成風貫虱之手能忍不爲吾生死兩人一出耶張生頗淋漓但未經繩削吳生已離汗血翩翩神駿當與徐茂吳分鑣此間比當亦逐客客無所之則當走徙中道聞徙中米價貴極纍纍皆有菜色方司農尚不肯歸客何所得食計亦左矣時事大不可聞吾曹大臣小臣在朝在野日相尋鬩閲以招卞莊子之刺良可歎也弟一過新歲即上書力請骸骨以老歸必不負齊雲之約以病恐有所不能矣吳使便附此不一

又

猶子之一介回得翁爲亡弟墓碑勝於中郎吏部遠矣此子前死事事可痛獨此一端差爲幸耳即以付猶子使覓七尺佳石及公瑕之尚能握管付之剞劂流膾人口吾曹竟當不知如何也猶子所上器幣比之元徵之家贄白少傅不能十一而不見納愧何可言大䁐勤存弟却不能偃然自蹈不恭外薄有所侑非敢附於獻縞也仲君啜粥無苦誠爲大慶知高居太函絕跡塵鞅下

土之士望若以爲崆峒廣成而順風下拜者時時有之
葢吐握之夙風所致也弟報政一事横爲忌者所誣頼
上聖明洞察得以無它然失足羅網自貽伊戚夫復何
言今唯有懇疏乞骸而已往者以六州四十三縣鐵爲
錯今者以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也仲嘉比何所往審
象先如翁所云留之鉷中申以義方之訓可也明卿所
苦殆尤甚時事消息似不能佳兩鄉粒食艱已極矣將
來不知税駕之所一歎

又

承以邇者流言之故專信馳書見慰至七言二律貴於雙明珠遠矣弟留信且兩日欲效狗尾之續而一語都不成既幸無催租人何緣興敗良可耻也公知弟哭吾仲耶不知又哭吾猶子駰也仲有四子此兒長而最賢不意奄逝豈惟家室之痛悲哉血肩已絶唯子婦有娠八月或庶幾萬一耳弟乞歸疏又再上矣倘不賜允明春必當引疾乘新水歸海上掃跡先壟不能復出事諸

少年也鄒考功始爲弟辨疏留中耿御史大夫之疏更自過情幸爲人所沮然不合刻置集中徒增一番煩舌耳佯過綦揄百念俱冷不唯毁者不螫舌譽者亦一切無味出處之趣要亦同之張萱到否此子材似勝文光翁晉詩故精深然未遇之人不宜遽工工則造物見忌恐以自沒得次君書神采奕奕故知其健飯也餘具緣書中不一

弇州續稿卷一百八十五